艾軒集

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李如筠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欽定四庫全書

艾軒集卷七

宋　林光朝　撰

祭文

祭葉丞相文

年月日具位林某及同郡二十有二人謹以牢醴致奠於故相國南陽公之靈嗚呼昨者城頭立馬如簇晝漏未盡驚歎出屋昨者拜公長亭之上今夕何夕哭面相鄉一躡里門便為陳迹穿市出巷為之失色從古遺直

燕京大學圖書館藏

雖然一辭唯知有公不知其私以是當路及此去位不待闔棺而後定謚萬斛之舟常若有餘異時房杜無事可書謂此東歸從公綠野所視後塵去如奔馬死生之頃於一轉袂不及他語惟索袍帶集聚般核桑梓之恭胡不憖遺愁我心胸尚饗

祭宋侍制材成文

二年夏四月庚子林其等以清酒殽蔌之奠致祭於故侍制莆陽開國宋公之靈嗚呼古之人古之人有耻獨

為君子者葢謂其直己而不直人此豈惟一國之所敬
事也公於是人異世同調公不可見雜然相弔維是故
國傷哉耆舊視公八十如弗克壽公在迫卒未嘗改容
亦不自知如是為恭凡所屬託公則不受無一愧辭出
於公口藍田白璧索之天倪海内所寶我屋東西門無
雜弔我悲填膺何年尊俎有所典型尚饗

祭方岳州端立

三年春正月既望越五日乙丑同郡鄭耕老林某林褒

龔茂良劉夙劉朔以觴酒盤飱敬致祭於故巴陵使君方公三兄之靈嗚呼此邦之老德義所憑胡不少留悲慨填膺維公嗜古如將弗勝役役求仁發諸友朋有錢一囊過於珠玉昏暮叩門不復停蓄其視十萬如一稊粟以我當然未為駭俗故人空屋無雀可羅公每一出復此經過所遇羸疾以手撫摩惸稚得食於公為多湘鄉客死要公一哭不見西軒亂我心曲寒食小蜡何為可續公有長技戞戞如抽其在巴陵乃如道州有是壯

思越我數籌垂死一曲聽者回頭如下急坂尚此停輈
尊酒来哭今者何夕一去山陰便為陳迹尚饗

祭曾經畧文

維淳熙三年春二月辛丑奉議郎直寳文閣廣南東路
計度轉運副使林某以清酒牲牢之奠敬致祭於經畧
敷文曽公之靈閩山接畛軒盖闐闐越臺共事嵗月翩
翩公今幾何曽未華顛徹我南海處此東偏帳下飛觴
如卷長川是中燕頷維公則然明日渡頭風絮滿船公

此一去相見何年能飲此酒有淚如泉嗚呼悲哉尚饗

祭范諫議西叔文

年月日同年進士具位林某等敬致祭於故諫議蜀郡范公之靈嗚呼谷去岷峨欲見何時況復危酒從此長辭公下瞿塘萬里孤蓬一涉臺省百步生風公在時輩子雲相如不得而親焉得而踈道州有道尚或棄去公當衆流截然砥柱其位愈高其貌愈下曾謂逝者乃如晝夜題名上層十年猶新一夕視公公為古人惟是餘

韻若撞巨鐘縱有宿草蜀山萬重我輩来哭斂筍維物莫問行舟痛連心骨嗚呼悲哉尚饗

祭劉正字復之文

年月日國子祭酒芮曄左司員外郎兼侍講張栻著作佐郎林某校書郎楊興宗太學博士呂祖謙敬為故參議正字劉君復之之一觴之酹以錢引百紙為壓祭錢寄衢州官庫又以四十紙變易輕貲遣一力走墓下伯恭謂可無數語某亦何忍聞此然終不可已凶問初来交

游哭於我即欲遣酹錢者一切謝去伯恭以為復之弟兄所與友特可一二數此安可不使之與聞之已而三衢不肯納此說如是逡巡又復累月此說今纔定於乎千金之璧一或墜地悠悠陌上孰不悲惜況所謂志念綢繆之人哉往此卮酒涕淚沾衣縱有宿草如何勿哭尚饗

祭鄭湘鄉叔友文

林某趙伯達方秉白劉朔以四月既浹越三日丙辰哭

湘鄉先生之柩於西郭以杯酒盤飧敬酹之嗚呼海內豪傑沒滅不返酸痛宛惜其在我輩湘鄉文律如石鼓泥蟠前者不及識湘鄉道真如嶧山野火後來不及見湘鄉之名百代凌騰屈原賈誼文非不足而蹈道則未也客有過長沙者誶之乎三先生亦欲相與破夫褊迫之度而為是衝揚眇冥者乎我其大招江潭之濱一夕巵酒我思古人尚饗

祭陳西軒元矩文

元年秋八月庚申同郡林某以巵酒盤飧之奠敬致祭於故長樂大夫西軒子陳子六兄之靈嗚呼訃者一來涕下滿把欲語平生捉筆不下今夕何夕我輩俱來笳吹未動空壑生哀同日師友如交一臂所謂橫渠子無乃是風雅肧渾文字萌芽無際可尋自出一家我酹維何寒泉秋菊三哭而返莫道胸腹宿草來時雖欲勿哭如之何其勿哭尚饗

祭林萍齋商卿文

年月日同郡林某以盤飧卮酒敬祭於教授萍齋商卿九兄之靈嗚呼死而易簀謂得其正吾子之死可以言命學而干祿一世滔滔子於塲屋乃如鴻毛自幼而壯今又老矣鶴書屢下堅卧不起豪傑惟子異喙同辭若為夭矯所待何時不聞古者以是為高六合一籠又將何逃解去褐衣未及三月所謂大倫無或玷缺我居柴桑子來彭澤子一及門我有重客無妄之災行道悲傷子於崔琳異時相望開元故事如將目睹或下筆札玆

焉悉數相逢戚嗟無書可傳旦暮之遇是豈徒然生芻一束其人如玉亦有巵酒云何勿哭尚饗

祭陳撫幹季時文

甲戌之歲六月癸未朔越六日戊子同郡林某謹以盤飧致祭於友人故撫幹季時五兄之靈嗚呼季時惟我知君惟君知我十年纎悉異襟同抱我學甚迂敢謂多聞直哉而諒曾是有君昔我去家手書满篋我行徂夏我旋逾月如何良朋雲駛川決慨然弗及當食而噎嗚

呼季時蘭水東西日莫雞豚平生之言吐而復吞人事終盡短長勿論百年隅濶共此一尊嗚呼季時涉世孤艱十年一折不肯低頭取笑同列見惡如逃見善如奔所食者實其葉以繁將以是道貽之後昆故人有子敢不盡言尚饗

祭陳縣丞毅夫文

三十年春二月庚戌朔越浹日林某以斗酒一食且百里致之故友人惠安丞君毅夫之靈嗚呼吾毅夫且死

矣傷哉可奈何傷哉可奈何凶問隅夕哭之廬下明日不脫衰自三十里来郭外呼一二故游聚哭之及見諸兄諸兄望我即哭嫂氏哭来前阿婦小兒俱哭哭已走其舍百年父母牽衣大叫且相面哭之不絶聲既而謂我言曰我兒似欲於若家約婚今其死視此為何語其哽咽唯命隅日盧篆卜以吾仲氏之女不得卜今以神蒿一束致之柩下請遺我以緜丘嫂阿叔叩棺拊心譹呼而卜之緜曰可吾當以稚女而歸之季子夬釋喪之

日取幣五兩更如是四五年且逮笄矣是為高堂末歲
綢繆之念得以過杯茶此吾心也卜之而吉此數語當
令他人見之其不爾當以此辭焚之靈座謹勿以語他
人也夫夫婦婦決非一日偶然者我則不敢知惟鬼神
能知之援筆涕下忍苦道此四十年胸腹之語其以此
終訣乎尚饗

三十年春三月庚辰朔越五日甲申靈車東下越四日
丁亥及垣林充季喬林其趙伯韶伯達劉洵直方秉白

劉夙盧篆哭之於里門徐壽仁齒且長敬酌酒以酹於
柩下嗟哉毅夫宦食下邑年不逮五十此為可恨也已
執戟微官其道故大河汾短齡其名已長吾將何所恨
嗟哉毅夫綺腸繡膺水膽玉肺且將視黄叔度郭林宗
輩無或慚色其一夕凄凉固應如是也夫人者皆得以
事父母畜妻子毅夫獨不得為夫人之所為者此吾黨
之所以究惜毅夫所以氣欲盡而目炯炯然也君子凶
災野人相弔行道且爾況乃故游懵懵西川非謂昔者

百年一日如此巵酒尚饗

祭歐陽孺共文

歐陽子孺共以夏四月甲申葬之白石峬柩且及垣林

允林其等攬衣而哭之允以齒先敬酌酒以告之曰嗚

呼孺共胡為乃爾耶哆然孤墳期以日中且匆遽去此

為里門嗚呼前者數年孺共無他念所視索處乃如調

飢耳年過五十而以徒友問學為一日不可闕者六合

之中鮮有是事孺共卒然有不可已之疾同堂而處者

聞之相哭天下百事如水寒火燥名實不可亂令而掩土又相與墮淚不數他時所謂紛紛送葬車也嗚呼古之人有以餓死者豈其所欲也哉孺共之嗜學死而後已且如是尺寸不得騁通塞時也長短命也然在我輩悲酸嘅嘆蓋有所不能自已者耳嗚呼鄉井同處無他肺腑孺共且死吾何所聞吾過此又不待走墟墓而後生哀也死生契濶如此卮酒尚饗

祭王郎文

二月既望越浹日庚寅叔具位林某以觴酒殽蔌告汝秘校王郎孺人五十六姐之靈嗚呼吾在嶺海聞汝夫婦相將来歸一夕逢迎春風滿屋我涉里門中表畢来獨汝夫婦叢寄荒村我懷仲氏涕淚如注更須一往撫汝之孤尊酒告汝悲恨何窮尚饗

代祭張魏公文

一年秋九月既望越六日癸卯具位謹以牢醴之奠敬致祭於故丞相醴泉觀使魏國公之靈嗚呼當代人

物飈馳弗留此聲歷耳有淚如抽公歸何所爛柯前頭
謂言乞骸將老菟裘豈曰夜壑迄無停舟今者東維一
星上浮亦有巷哭寒風颼颼嗚呼悲夫要知都督江淮
草木雖百其身又焉可贖維公是寳豐年之玉維公是
爱飢歲之粟白溝以南黄河之曲寫公赤心如空中燭
孰不墮淚牛馬之僕嗚呼悲夫古事重名唯傳一節刑
維爾咎教維爾禹赤松焉往是為漢傑古之盛名與公
同轍左袒一呼如彼烈烈捧日而出俄焉朝徹公以是

故而不可湼人令祈公至於大耊推鋒越河無乃斬絶
公每從容謂之若缺嗚呼悲夫安石聲名喧喧百蠻當
其甘寢不動如山幼度来前無畫可彈我非斯人若是
旁觀海州初定晉公乃還瞻彼緑野徜徉其間晉公之
幕有陪者韓㑹是屢書矯鳯翔鸞顧我才薄為之汗顔
屹屹裴度堂堂謝安周郎武侯維是班班百年一息乃
如驚湍行道感泣愁傷肺肝哭公百舍秋菊登槃望望
悽斷不遠餘干嗚呼悲夫尚饗

代祭沈提刑文

年月日具位樊光遠謹致祭於提刑某官之靈嗚呼膠庠同日亦惟壯歲粤三十年恍如隔世公爲别乘道出嘉禾一去十年歘如頽波正論初聞耆英輩出淪落僅存數焉可悉如公直道莫或蟠屈我亦何能同到宣室有詔御史磨石以書視公渾剛愧我迂愚明目張膽在公有餘公來南邦盖言將母錫以延閣繡衣而斧滕也福小閒之齊楚借公爲重實獲我處我來三月軺車未

還時有尺書来置我前旬日之外音書未絶誰謂一疾
為此終訣胡不憖遺痛心如結海内所惜况此同列嗚
呼公乎百年心胸層氷積雪藴抱未究如玉斯缺封人
来告肅遣公車陳觴列俎再拜路隅平生之言有淚盈
裾尚饗

代祭陳毅夫文

月日壻盧篆謹携阿箕以斗酒隻雞之酹致告於故丈
人惠安公墓下嗟嗟我公壯歲一官三十年来如玉在

山河海之潤豈止乎九里之間夫人之屨日常滿門而我獨拜公於纍然數尺之墳謂天蓋高有究莫聞顧我不肖敢言子壻公之許我亦惟先世中更禍劊不合如蠣公撫嗚劍掛之而誓嗚呼公不負人於死生之際而我豈負公於今日者哉惟是阿箕誰結其禱譬彼異類生而食之人亦有言生而賢明死必英靈以公之生必能禍福於人數語莫吐惟有吞聲尚饗

代祭黄懐安季野文

嗚呼習馬同處惟德其依如君志行古人與歸我輩弄筆啁哳未安竄易數四譬彼雕鑽嗚呼籍甚時輩歆然自居云胡一命弔者在廬秋風道隅空庭酒杯晝日三哭挽之不回嗚呼哀哉

代祭蘇子芻文

嗚呼艾軒道子芻為後來孫出者湘鄉以為然休齋得予芻文以此語為然予芻有行色出門入門馬足如絆乃不知此為長年訣去者予芻無一可愧而死期且至

子翊未死數日亦自怵惕以為士之未遇當如處子障面登車乃可耳抽尋是語酸歎寃惜何復可道也仲父幼弟送其柩我輩三十人且擘衣走二十里野哭之平生尊酒所以為道款曲者如是而已耶

祝文

赴廣西憲告墓文

年月日孫具位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敢昭告於祖考妣墓下某遯離丘壟欻焉五年歲月改換維以悽愴比

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為遠瞻望西郭精爽
飛馳謹遣承局逺至里門闕嫂仲兄敬具酒醪牲醴之
奠尚饗
年月日男具位某昭告於考來寄府君妣太孺人墓下
某昔日負笈乃為禄養得官東下松柏成行雞豚弗逮
銜痛終久比自學省蒙恩補外道出江潭去家為逺涉
彼崇嶺瞻望孤雲瓜代何時方寸斷折尚饗

艾軒集卷七

艾軒集卷八　　　　宋　林光朝　撰

行狀

左正奉大夫守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院使事南陽郡開國公食邑三千一百户食實封一千户授觀文殿學士致仕贈特進葉公行狀

本貫興化軍僊游縣

曾祖　故秘書省校書郎贈少保妣黄氏
贈衛國夫人
祖　故保州助教贈少保妣方氏贈福國
夫人繼余氏贈華國夫人繼陳氏贈定
國夫人
父　故不仕贈少保妣郭氏贈瀛國夫人
乾道三年冬十二月尚書左僕射南陽郡葉公薨公諱
顒字子昂其家牒為光州固始避地而南今為興化之

屬縣僊游人五世祖諱素泉州文學累贈鴻臚少卿高
祖諱賓景德二年舉進士歷都官員外郎曽祖諱傳復
以進士第授秘書省校書郎祖諱寶臣以特奏名授保
州助教父諱霆惟晦處弗仕公少游鄉校性方重交游
最少徒步走京師隷博士弟子員多所貫通不但誦空
言建炎以來歲多巡幸禮部貢舉分諸路公以是第進
士調廣州海南縣主簿闕陞從事郎為建州録事叅軍
部使者行縣遇滯訟卒未決悉以屬公兩稅所入其弊

為多端每當輸期市中浮食者率裒掠而去主客出入粟麥折變並緣奸欺害及田里部使者欲下令禁絶此輩公以為不可郊野之人有終歳不至官府者若或輕改即其受害當數倍他日不若創為定鈔則宿弊自去至今以為便改宣教郎遭少師憂繼而有瀛國夫人之喪紹興十七年始知信州貴溪縣縣大而俗梗人易以抵罪公視一邑如家人唯諾邑中不敢欺偶妖賊作坐削兩官後五年知越州上虞縣會歳飢公白郡欲先時

出賑不聽公謂邑人飢且死吾亦不暇他恤乃發所儲粟既而老弱流徙日益甚府縣方議給食卒無以相救獨上虞以故不凋減方春月勞農有遮道而拜願一識公面者秩既滿主管南外郭宗院屬太上皇帝更化之初起沉滯拾豪異知樞密院賀公允中以公端方有守靜退無求薦諸朝明年遷司農寺丞即乞從外補知處州未幾徙常州毘陵財計素絀而用不給公來逾月軍有見糧吏無斷俸客問生財有道乎公曰一州財賦可

為一州之用不容更有生財之説要當量所入勿令便
巧者揺手於其間何憂不足公所至必欲事事出己意
以是忤上官遂乞奉祠主管台州崇道觀上即位以尚
書郎名已在道除右司郎官遷左司郎中拜尚書吏部
侍郎四選之三悉歸銓綜每吏抱文書来旁午相屬須
史即竟七司弊事因循未即去甚為衣冠之蠹公乃上
疏曰今入仕之員日益多故注官之闕日益遠遠者五
六歲幸而近者亦或三四歲行李往来廬井伏臘是皆

取給於到官之日欲一概責以典選之官貫穿案牘不如吏出入條例不如吏歲月久遠不如吏典選一事衣冠清濁所由分也今乃使之入銓曹之門則與吏為市出銓曹之門則與民為市可不思其弊之所從来乎臣請為陛下畧陳革弊之說一曰隱占闕員之弊謂如遠近州郡所上闕員自應次第揭之令資格適相當者隨即指射今乃不然留滯蔽藏有如機密非緣貨賄終不可得欲革其弊宜令州之按察官領其事有非泛闕員

隨遞來上所列先後不緣吏手如是則隱占之弊可息二曰引例異同之弊謂如某事有合原减有不合原减者又如某事有應保任有不應保任者法雖一定例則百出故甲與乙事同而例則不同有所屬託則無不可用之例欲革其弊宜令七司吏曹各以前後所引之例差次成編令逐曹一郎官蒐其可用者為定格不當更引他例三曰据摘小節之弊謂如或當磨勘或應注授擬所合用文書一或訛舛則沮格不行道路之相遠歲

月之相去士之貧困者受害為多欲革其獘宜令逐曹
郎官遇所受文書惟於刑寺有所妨則不可行其他節
目不當更有排抑臣謂凡令銓曹隨事獘生不但此數
者特以衆所共憤而胥吏以為當然者如是上意嘉納
之公與本曹徧求條例為之去取一歸至公或事同例
異者存其一削其一自是升降予奪始有定說上覽之
以為七司獘事剗革無餘勅吏部鋟板要與法令俱行
也明年春三月除吏部尚書始有用公之意秋八月引

見便殿禮遇過他日且曰吏部條例朕亦置之禁中獎端乃紛然如此卿亦何從得之賞異再三焉八月除端明殿學士簽書樞密院事明年春拜參知政事兼同知樞密院事居一歲諫官御史有所論上遣近侍慰諭之明日至上前上未欲聽其去公曰臣待罪政府本無善狀而議者以臣私家招納賄賂勢當下吏即罪狀可白臣敢意湔祓第恐為陛下知人累耳除資政殿學士提舉臨安府洞霄宮即日出闕過閩嶺行至合沙事連同

母弟之子逮詰有司按驗無迹上以為所劾大臣風聞失實有詔趣公赴闕當是時海內咨嗟謂公自徒步至為執政大臣初非勲舊一涉猜疑人情岌岌天子待以不疑乃如是公闔門數月已有田廬終焉之想及是捧詔嗚咽出涕以羸疾懇辭上復出御札使者屬於道公以是歲十二月入對上問勞良久公但引咎無他語除知樞密院事未入謝拜尚書左僕射公在中臺予決然否即數語可盡所當予非緣一面其不當予不復更委

曲惟直道其不可耳公所推引皆州縣有名迹者時治
獄之吏率詆欺弄法上欲取公平不撓者寘之廷尉公
奏陳彌作近自蜀地還其人獨立不避事上深以為然
除大理少卿大縣四十常州無錫可一二數中書嘗擬
進上問令無錫者為何人有撥煩之具否退而語人曰
一縣之微乃關聖慮如是敘進百官豈細事也哉有資
格當擬縣乞以縣視州聽二年即解去公謂其說可行
而論者復多端公曰此特未嘗當劇縣而欲以口舌定

之耳公於進賢退不肖惟知任怨不復示私恩每退朝於所親語不及時事有關獻納即削藁雖當國之日淺而公道開張請謁不行也中山王柜時為左司郎官謂公日来平章萬務終無一件涉私喜怒每每對人及此事歲丁亥日南至雷未應作以漢故事宰相宜上印綬還私第公以左正奉大夫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溪行下鐔津戒操舟者期以某日到里門昏莫来歸骨肉相集聚酒數行即退就卧内覺顙中嗇嗇然亟取藥囊来

卒未及發鑰乃呼從者具袍帶奄然而絶得年六十有八他日登門者哭之盡哀行道之人相與悲歎以為公一世質直不下古人丘里之言為如是悠悠海内議論當自定也以觀文殿學士致仕遺表聞上嗟悼久之贈特進公之師友如尚書郎林師説又其所畏者有臨漳高登一生相慕尚如子雲之於蜀莊也登嘗投匭識切當路者適捕之甚急公令獨身走登曰得不為他人累乎公曰縱以此獲罪何所憾公即出為具一舟舟移乃

去公在上虞有執政大人者遭斥逐留其孥邑西或者
順時宰風旨欲索其家取嘗所往来者尺牘寸紙公以
此密諭之過一夕無所獲公面色嚴冷一語不徒發嘗
於道中戒其子曰吾生無益於國死不應乞謚家人驚
愕以為偶然及此耳一涉富沙便諳日来故館是夕公
薨方悟此語為早定豈念慮不雜善必先知之不善必
先知之其配為陳氏封安人追贈慶國夫人子二人元
泳宣義郎充江淮荆湖福建廣南路都大提點坑冶鑄

錢司幹辦公事元湲承事郎充鎮江府排岸女四人長
適迪功郎新廣州南海縣東尉林夐次適奉議郎新提
舉福建常平茶事姚宗之次適文林郎添差充兩浙西
路轉運司准備差遣方崧卿次未笄葬於縣十里大旗
之原實六年春二月也公既貴所食先疇惟一頃又終
無數畝之宅隸妾器服不改其舊公所薦達未暇及州
里乃以其備數故公之二子以其行事來固辭之不可
公之獻納藏於太史氏如其大書之以俟君子謹狀

左中大夫秘閣修撰贈光禄大夫林公行狀

故左中大夫充秘閣修撰贈光禄大夫林公諱積仁字充美莆田人自唐邵州刺史而下所傳以系牒曾大父諱澤大父諱規再世弗仕父諱達以公故贈光禄大夫母朱氏贈永嘉郡夫人光禄嘗從縱游南至廣之東莞東莞令有鑒裁一見公且笑曰公縱不欲仕終當至二品公其以子貴耶公幼而傑異身長七尺豊額駢齒聲如鐘紹聖四年舉進士第補建昌南城主簿復調建州

秋官歷甌寧令甌寧巖邑也民稍失職則竄去為盜公
以人情條折之凡三歲益萬五千餘户時以四最六善
課羣吏而甌寧為第一徙維州北海縣河歲決而幸不
飢所斂纔及他縣之半公為之伐石障水自是有寧歲
其於尫弱轉徙無所歸者乃至具醫藥視一邑若家人
父子焉秩滿以治狀聽留凡五年如古所謂循吏者璽
書即下乘遽趨京師除廣濟河轉運遷提舉江南西路
常平等事以内艱卒喪改提舉河東路常平會河東歲

不熟公發廩賑飢者流人踵来生活者益衆屬靈夏內侮時方斂兵一隅轉餉盡取之河東以是特轉中奉大夫一時用事者欲減去天下常平員更用所私以公在河東獨留稻熟然後聽其去尋知平陽府纔歷旬朔革去蠹壞及移京師提點刑獄人皆牽衣泣送之靖康元年五月平陽父老走闕下乞公為守以中大夫直秘閣再領平陽朝廷議所以褒重之遂命直龍圖閣平陽至是為方面以當一道控扼之會未踰月充秘閣修撰其

再至平陽也望馬首者合沓而拜以通帛寫公像置之
未幾以疾乞致仕除提舉江州太平觀紹興初江西列
郡以李成之變彫困已甚遂以公知筠州是年七月封
長興縣男食邑三百户自筠觧去凡三叓祠秩紹興九
年起家為廣南東路計度轉運副使以十一年至南海
明年七月癸丑以疾不返年七十有二初潮陽有健令
楊耆年之獄累歲不能辦逮捕者至數十百人公過潮
一日而牘具公之柩東下潮人酹之哭具哀公策名五

十載所鄉可書天性彊直若不可犯與人交必呈寫肺
肝所遇僚屬或過差未嘗輒怒辱之故人竿牘必自其
手出少嗜學雖暮齒不少衰昏戚之空乏者所入祿米
至分剖而食之娶長樂王氏朝散大夫知饒州贈左金
紫光祿大夫晦之女封令人以其子恩贈高安郡夫人
公既葬後十年以夫人之柩來卜者謂土薄下濕遂改
卜靈隐山之東岡是歲壬午八月癸酉也有八男四女
元忠右奉直大夫新知肇慶府元淑故左宣教郎元膺

故右從事郎元衡故右承務郎元祐右文林郎新差充廣南東路提舉市舶司幹辦公事元方右從事郎連州桂陽縣尉元卿右廸功郎潭州長泰縣主簿元舒以進士名故左朝散郎簽書昭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李惇正故右通直郎通判福州軍州事方暐右宣教郎陳鎮右承奉陳鎔其壻也孫男叔謨右通直郎通判汀州叔明右迪功郎叔獻故右從政郎建安縣丞叔坦右從事郎叔度右廸功郎江山縣主簿孫女嫁右迪功郎方儻

右迪功郎方偉右從事郎王昌彦右文林郎吳瑶公以多子孫其後且蕃大凡在嬰孺未冠纚者盖已楚楚然矣公之嗣適大夫能述公之志以其行事屬其次第之將乞銘於當代顯者惟公舊德弗克振耀非口耳所可畫且將固避逡巡十年然不敢不識其大者謹狀

別乘陳公行狀

別乘陳公為古靈先生之族子也以二年夏六月癸未晦不幸至大病聞太守且來遂捉衿欲一出道亟來問

疾無一語小亂以是日卒莆之父兄有悲酸出涕者其
子弟走官舍哭之昨嘗出合沙遇所舊謂某曰子識别
乘陳元昌乎别乘且来莆欲時時訪吾子於東井之上
後數月某自錢塘還始得一拜公便如綢繆故人也自
此旬時輙一至吾廬反覆道古終晷乃去洛下舊游各
記憶所聞為語録公於此數家首尾貫穿其容儉其色
平道前輩中事為無可愧者嘗出家藏大筆乃古靈遺
書也且曰諤於是說嘗三復之有不得於吾心者子幹

讀書城南公來過我或竟日所謂菜羹蔬食未嘗不飽
也公以門第補官初調潭州攸縣尉有能聲改承奉郎
知會稽郡餘姚縣廷中賫牒來者日以千數每決遣無
停訟仍歲凶儉獨餘姚之民無菜色遷潮州潮陽縣以
更易攝事者爲一切苟簡之故乃至於憚煩刷去之又
捐俸錢修黌宇公之來甫視太守猶父兄視督郵從事
若主簿尉猶友朋雖不爲斬絕過當之舉然胸中有所
未安九牛不能挽之回也公之於親戚故人有解衣分

羡不忍相舍之意昨者枕疾以視疾来者必具衣冠如他日故来者不知其為憊甚焉死之日縣大夫敦匠竟夕而後去太守恤其孤視死者為無慙色也公之疾且革以右朝奉郎乞致仕有子翰娶右迪功郎前浙西路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連景先之女次幹能力學次韓纔數歳女子嫁鄉貢進士黄槿有二女未許嫁甥張緯来謁以諸孤涕泣道舅氏之年五十有五而已矣不得聘欲籍先生一二書之其所不書又不應辭不得已

抆淚而聽之當世君子者有以哀誄悲些而斟酌吾言者乎古靈家世海内所道説故不書謹狀

惠安縣丞陳君行狀

吾哭毅夫曰君子哉此國人上下同然之辭也毅夫諱士宏以左宣教郎知泉州惠安縣丞歲二月四日卒於官年四十有七曾祖佐祖和孫並弗仕父顯右承務郎致仕母姚氏毅夫生九齡某得之羣兒中今三十有九年矣故於其所行隐見他人未必知者某知之毅夫幼

而耽書不好狎十八九時自太史公所録近至歐陽氏新書皆通涉手自抄定紹興十二年以進士第授惠州監泊頭塲塩税時歸善遇寇寇更出驟没流人未返其後少休息而州縣責以頻歲之逋以故单弱逃散人去耕耒毅夫攝邑事特以是白之部使者較以數歲去其十之七部使者所許纔十二毅夫争之益强於是轉徙者乃定經界之議初下博羅一邑數月無定畫適毅夫解官由博羅父老遮道乞留之毅夫辭不得去乃曰試

以我治經界何可以一邑屬我留三月法意乃曉然且不至用一笞至今猶道説之用舉者闕陞左從政郎潮州揭陽縣令毅夫自為吏練習南土先是通俠者停留海上椎牛商鹽如異時豪賈而實以剽鹵為事每率意手刃公然納賄無毫髮罪過毅夫来揭陽按之得其狀卒以戮死去此一强猾自是舟行無恐馬兩稅所出人不見吏每為文書檢約之具分置之鄉井令相轉遞所送未及門而官困已給矣囚繫未遣遇歲時必脫械稍

出之有来訟庭如家人予奪不出一二語學館舊不振至是一唱之旬月課試指畫評量若師弟子所為者寛通平治慈順簡厚可以雜之古循吏傳中州將以其數事為海内異政悉條上之毅夫一官十七歲以交章换秩得承恵安蓋以去家百里之便也海内公道有如范史君者毅夫心胸一寓目得之史君来温陵旋頃即去毅夫道别於永春無甚疾一二日而卒毅夫之死涂之人有嗚嗚出涕者初毅夫在泊頭尚書郎永嘉陳公鵬

飛以謫官一見毅夫便如三十年之舊公所學者聖賢
之事其所友盖所謂端人者公得毅夫於流離單乏之
處每以書来謂毅夫吾謙之之友吾得毅夫當不至有
索居之歎公有間築室作圃遂起終焉之想毅夫以其
弟士罷師事之毅夫每一来必窮日縱談而後去公忽
為毅夫言若倘徉有所欲往者却立尋文許曰幸且已
葬吾當於是處公纔五十一感瘅暍温屯上逆疾有殆
毅夫饋之藥公矍然曰吾死命也所恨不一見毅夫以

死也吾放下藥盌又數日以毅夫所饋可不一嘗之亟令進藥曰此吾故人之意也言未出口而卒毅夫自泊頭来為之斂匠沐椁疏記後事假窆於其所指之處每一往哭之如新喪及許返故丘毅夫送其柩數百里歲率走書問其子六齡者同郡李宇少跌宕解出奇語客游無定蹤一日過惠安毅夫固止之將以營家室及衣食終歲之具李生驟得疾且不起時毅夫方病瘍三數日不下牀命數兒浴李生之尸既而曳踵傴傴憑尸哭

之自稅衣巾斂已乃去過三月葬之葬之七日而毅夫死毅夫事父母常恐恐然若不足其撫視弟妹無一事為當心者在官不為倉卒可喜之名居室不為暴白難繼之行與人言語惟以情與人共事惟以恕與人游處惟以自信不易者毅夫長不滿六尺而有得夫養氣守約之説故於其凶吉利害之際而心不雜焉盤飡蔬薄日中過客分剖共食者數人雖或孑然自苦而時輩不以此忌之作魯論章句未終篇大率以謂古之人有是

言約之吾身而然則古人為然也敎夫有文筆平正溫深如其人娶阮氏男三曰又曰文曰央每從其於空山呻吟之廬敎夫遺以詩令徒步一來官舍女四一已許嫁某於敎夫有百年生死之心每相期晚歲作室婚姻同一處令其年止於是朋友之道缺不脫衰自墓下一来哭之哭之旬時士罷以其行事請次第先後之且將乞銘於先生大人噫吁悲哉莆之鄉有子陳子者而使後世無述焉惡乎可謹狀

乾隆御覽之寶

艾軒集卷八

覆校官中書臣康儀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曽炳
謄録舉人臣史殿榮